

威廉在肯尼亚山上向凯特求婚

热点关注

肖恩·史密斯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2011年4月29日，英国威廉王子和未婚妻凯特·米德尔顿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婚礼，凯特由此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平民王妃。其实，按照门当户对的观点，凯特绝不是合适人选，她本身也并不是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么，到底是什么吸引了威廉王子呢？

成功的关键在于拥有一颗强大的心。凯特能够成为王妃，离不开自身的摸索，更离不开英国王室的公关和长者的建议。这是一套被验证的完美成功法则。

[上期回顾]

舅舅加里的丑闻让凯特陷入困境，威廉和王室都默默支持着她。威廉即将参军，他决定带凯特去肯尼亚旅行，给凯特一个惊喜。

在启程前往肯尼亚之前，威廉将一个重要的精致小盒悄悄塞进了自己的背包，盒里装着的是母亲戴安娜的订婚戒指。如果一切顺利，在随后的几天里他可能会需要它。

他带着凯特再次来到了肯尼亚，这个他已来过多次，也是学生时代初次到访就触动他内心的地方。凯特感受着威廉的热情，分享着他对自己“第二故乡”的热爱。在肯尼亚，他们和克雷格一家住在莱瓦野生动物保护区内的美丽宅院里，每天可以驱车在房屋周围兜风，看象群泥潭玩耍、水牛河边嬉戏。

威廉咨询伊恩·克雷格可否安排一次夜间行程作为自己下一阶段的计划。随后，威廉和凯特便搭乘直升机来到他早已订好的偏远的Rutundu度假小木屋。这两间小木屋位于海拔一万多英尺的非洲第二高峰肯尼亚山上，在这里他们可以尽览Rutundu湖风光。

度假木屋基本设施简陋，但是设计装修却堪称完美。抛光的木地板上铺有羊毛地毯，温馨而又不失雅致。那几日晴空万里、日光柔美，可以让人心旷神怡地饱览这崎岖的山路、荒野的山峰。但是到了晚上，却是凉风习习，露天的温暖篝火会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驱走山顶的阵阵寒风。

威廉之前来过小木屋，但凯特却是第一次来。他知道在如此隐秘僻静的地方不会碰到其他人，也绝不会有狗仔队的骚扰。在对过夜所需物品稍作整理后，他们便来到美丽的Rutundu湖边钓彩虹鳟鱼，但遗憾的是一无所获。傍晚时分他们回到小木屋。威廉特意检查了一下带来的香槟是否冰冻良好，之后便彼此依偎，靠在窗前欣赏落日余晖的美景。

就在这曼妙多姿的美景中，威

廉王子向毕生挚爱之人求婚。但事前二人均未透露威廉当时是否单膝下跪。

他们曾无数次地谈论婚礼，但当这一刻真正到来时，凯特依然难耐激动与幸福。她承认求婚完全出乎意料：“这完全是个惊喜，我太兴奋了。”在他们正式订婚的电视采访中，威廉回忆说自己提前计划好了这一切，想以此来体现自己浪漫的一面。威廉说自己听过许多求婚时把事情搞砸的可怕故事，所以他很高兴自己的求婚过程顺利。

威廉记得当他将戒指从背包中取出时，凯特认为戒指“很漂亮”。戒指中间是一颗夺目的12克拉蓝宝石，周边镶嵌着14颗独立钻石。全世界都认得这枚戒指，因为它正是戴安娜王妃订婚时佩戴的那枚。

九年的爱情马拉松，准王妃凯特终被认可，戴上了可贵的钻戒。但是回到伦敦后却不得不将其摘下，因为不可过早地让世人知道他们的幸福。威廉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这一消息告诉凯特的父亲。

他没有遵照传统习俗首先征得迈克尔的同意，允许凯特与其步入婚姻的殿堂。他解释说：“我一直纠结于是先征得凯特父亲的同意，还是先征询她本人的意见。后来我意识到她父亲有可能会说‘不’。所以我想，如果先向凯特求婚抱得美人归，她父亲就无法拒绝了。所以我是反其道而行。”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和查尔斯王储理所当然地在第一时间被告知该消息，他们都为威廉感到高兴。

2010年11月16日，星期二，英国王室在推特网页上正式宣布了威廉和凯特的订婚消息。网页上如是写道：“威尔士亲王查尔斯殿下非常高兴地宣布威廉王子和凯瑟琳·米德尔顿小姐的订婚喜讯。婚礼将于

2011年春季或者夏季在伦敦举行。关于婚礼的进一步详情将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公布。”

对于此次仓促的婚礼通告，民间流传着各种猜测——第一种猜测就是他们所希望的婚礼细节没有被通过，所以不得不做些改变；第二种是，他们不想在婚礼当天失去对各路媒体的控制，总怀疑消息会泄露，混乱麻烦会接踵而至；第三种是，考虑到政府插手可能会让大家对这对新人的婚讯毫无兴奋可言，所以他们也许会将婚期提前。

接下来的第一项任务是关于订婚的电视采访。他们选择英国独立电视新闻公司的政治新闻编辑汤姆·布莱德比主持访谈。他是威廉和凯特在新闻界的少数至交好友中的一个。

威廉和凯特在圣詹姆斯宫的包间里接受了专访，他们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面对录制镜头，接受了这个将转播给全世界亿万观众的独家专访。这是准王妃凯特第一次正式接受媒体专访，对于许多人来说，也是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汤姆也希望他们可以镇定放松地接受专访：“我事先告诉了他们我要问的一些问题，要涉及哪些特殊方面，但是我告诉他们，我的目的并不是将他们幸福的订婚搞得一团糟。”

专访在当晚就播放了。整个过程中威廉都在谈论自己的未婚妻。在谈到保守订婚秘密时的困难时，他很幽默地说：“我们就像鸭子似的，表面上很镇静沉着，实际上小脚丫已经在水里扑腾了。”

结束了专访和媒体见面会后，凯特回到克劳伦斯王府喝酒庆祝这意义非凡的重大日子，并且收看电视频道里的专访表现，然后等待早报上的相关报道。

报道的最终结果是，那枚订婚

钻戒让戴安娜王妃的名字再次荣登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威廉将戴妃的钻戒作为订婚戒指送给凯特，是对母亲戴安娜最好的悼念。查尔斯王储当然知道威廉想将它送给凯特，并且十分赞成。1981年，他以28000英镑的价格从王室珠宝商杰拉德公司买下这枚戒指。现在它的市值大概是85000英镑。

时至今日，经过时光的雕琢，它是无价之宝。

珠宝公司总裁威利·汉密尔顿说：“任何人都无法估量戴安娜王妃订婚钻戒的价值。”威利无意间道出了事情的本质——虽然凯特现在戴着它，但它还是属于戴妃。道理非常简单，虽然威廉的初衷美好而又感人至深，但戴安娜却永远被刻在了那场订婚宣言上，直至永生。

皇室作家克里斯托夫·威尔森发表评论说：“对于凯特来说，这是极其沉重的负担。凯特手上戒指的沉重无法想象，而且这份沉重未来也会一直存在。戒指的存在让戴妃的传奇萦绕于她耳，永不磨灭。”

在对戒指的关注度日渐冷却之后，媒体们又转向了对婚礼时间和地点的猜测。其中，关于婚礼地点的猜测似乎更容易一些——肯定是圣保罗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的一个。查尔斯和戴安娜当年在圣保罗教堂举行婚礼，所以圣保罗教堂的可能性很大。至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戴妃的葬礼是在这儿举行，虽然这儿空间有限，但是离白金汉宫更近也更方便，大婚之日会相对节约时间。

当翌日晚间凯特和父母秘密参观圣保罗教堂时，该教堂更被认为是婚礼的首选地。但在周末，他们最终选定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威廉和凯特的大婚之日则定在了2011年4月29日，星期五。

曾纪泽小试锋芒智斗俄报记者

历史纪实

冯惠明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曾纪泽——曾国藩之长子，晚清著名外交家。光绪四年，曾纪泽奉朝廷之命，前往英法两国担任公使。

两年后，曾纪泽被清政府紧急调遣到俄国任钦差大臣，开始了他一生最艰巨的使命——对俄谈判收回伊犁。经过近一年的外交斗争，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机智灵活的策略，终于迫使沙俄修改了与原钦差大臣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收回该条约割让给俄国的大片国土，取得了晚清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重大胜利。

[上期回顾]

曾纪泽携夫人去给俄国皇后吊唁。在吊唁仪式上，他们见到了俄国驻英公使拉布罗夫王爵。

茫茫的夜空与海水在黑暗中融为一体。火轮船像一叶小舟在天水混沌中漂荡。不久，从夜空的云隙间钻出一轮明月，月光洒向大海，海水像一面辽阔无比的巨镜，反射着粼粼波光。远方，天水交汇处，朦朦胧胧的，似雾，似云，似雨，似烟，幽深莫测，引起人们多少奇妙的梦幻和遐想。

英吉利海峡从来没有像今晚这般宁静和柔顺，充满了童话般想象的海景把船客们吸引到甲板上。曾纪泽手扶栏杆站在船舷，任凭海风吹拂着他的面颊，他身旁站着李湘圃和曹逸斋。曾纪泽久久地凝望着闪烁着月光的海水，饱览这海上奇景，心有所感，不觉脱口吟起唐人张九龄的诗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第二天清晨，火轮船抵达法国卡利港。曾纪泽一行转乘火车，又驰骋两个多小时，终于来到赴俄途中第一站——巴黎。

一连三日，曾纪泽在巴黎安排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剩下的几天，曾纪泽做赴俄之前的最后准备。他想静下心来再仔细研读一遍所携带的材料。可是这天下午，参赞刘玉祥匆匆报告给他一个不愉快的消息：

圣彼得堡出版、在巴黎发行的俄国《新时代报》刊登驻法记者文章，对曾纪泽赴俄交涉发出歪曲性报道，旨在引起巴黎外交界、舆论界的混乱并在世界上造成影响。

曾纪泽从刘玉祥手中接过报纸，他阅读法文还有一定困难，于是把法兰亭请来。当法兰亭把记者的文章概要和重点句子翻给曾纪泽时，曾纪泽勃然大怒：“真是岂有此理！”

原来，报纸无中生有，造谣说中国钦差大臣新任驻俄公使曾纪泽一到法国就对外界透露，此次赴俄无意对崇厚与俄国所签的《里瓦几亚条约》进行重大修改，在谈判过程中，将向俄方作出最大妥协，并签订一项最低限度挽回面子的条约。

刘玉祥还是头一次看见侯爷发这么大的脾气。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法兰亭倒显得很冷静。他不紧不慢地对曾纪泽和刘玉祥说：侯爷，刘参赞，你们不必动气。这种现象在泰西各国是屡见不鲜的。新闻传媒报道自由，记者是无冕之王，谁也管不了。用中国话来说，他们能把圆的说成方的，也能把方的说成圆的。”

刘玉祥打断他的话，“这不是故意造谣吗？他们如此自毁声誉，谁还相信？”曾纪泽朝刘玉祥摆摆手说：“凯升，你让兰亭说完。”

“我们西方人把这种故意发出的失实消息称为‘探测气球’。施放‘气球’之人，是为了从气球看看各方的反应，中国有句成语说‘投石问路’，就是这个意思。”

曾纪泽不住地点头，心里已十分明了。“兰亭，依你之见，我们该如何应对？”

法兰亭闪了闪聪慧的蓝眼睛，献策道：“我看有两个办法。一是侯爷向巴黎报界发表声明，公开辟谣，否认俄报报道的那些内容。二是对俄报的报道不予理睬，当我们赴俄交涉时，中国的立场终会亮明的，谣言自然也就不攻自破。”

曾纪泽没言声，他离开座位来回轻轻踱着步子，一边走一边捻着胡须思考，终于他停下来，对刘玉祥和法兰亭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要亲自约见写报道的那位俄国记者，请他再发一篇报道，正面转述中国立场。”

“益祥园”坐落在塞纳河左岸的滨河路上。它附近不远是闻名于世的“贞德”广场。餐馆老板杨某原籍广东，其父本是广州英国一商行的买办。杨某凭借英国人的关系，举家迁到伦敦，开设餐馆赚了大钱。

下午三时半，曾纪泽准时来到“益祥园”二楼的一个休息室，会见俄国《新时代报》记者科索洛夫。科索洛夫是个胖胖的中年男子，生着大而长的鼻子，脸色白里透红，两腮嘟噜着，一看便知营养过度，吃喝无忌，头戴一顶宽檐黑礼帽，看上去更像个商人。

经过简单的寒暄之后，曾纪泽开门见山说明意图：“这次约先生来主要是想澄清一下贵报近日发表的关于我赴俄交涉的报道。报道说，我将在谈判中作最大让步，并签订最低限度的条约。先生是文章作者，但不知消息源于何处？”

科索洛夫的胖脸上呈现一丝狡黠的微笑，他抹了抹唇上的八字胡，慢条斯理地答道：“公使阁下问及此事，我愿以实相告。这篇报道是根据巴黎外交界的传闻而写。传闻，我想阁下自然理解，并不是某一个确定的人说的。因此，很遗憾，阁下问我消息源于何处，我实难具体说明。”

当法兰亭给曾纪泽译出原话后，曾纪泽说：“既然先生承认是根据传闻，那么请问，贵报刊登的消息一般都是根据捕风捉影和道听途说加以报道的了？”

“啊，不，当然不是。”科索洛夫忙摇手否认，“我们一般还是根据确凿的事实加以报道的。”

“如此说来，先生关于我赴俄交涉那篇消息是个例外？请问，您把传闻编写成消息是出于什么考虑？”

“考虑？没什么考虑呀！我只是听到一些传闻，于是就写出来，于是报纸就登出来。这很简单，没什么好解释的。”科索洛夫耸耸肩，摊开两手，一双灰眼睛不停地眨着。

“原来是个无赖！”曾纪泽心里道，对付无赖，还得用非常的办法。“那好。既然先生这样说，那我也要告诉先生，您的报道歪曲了我的立场，也就是中国的立场。所以我要求先生再重新报道一下我的立场，否则我要向巴黎的各国新闻传媒散发我的声明。”

“阁下是想威胁我吗？”科索洛夫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

“不是威胁，而是劝告。先生应考虑一下，是愿意贵报独家报道呢，还是愿意等巴黎和欧洲各国报纸都刊登以后，贵报才转载呢？”

……

三天之后，在巴黎看到的最新一期俄国《新时代报》果然在国际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科索洛夫采访曾纪泽的消息，消息说：曾公使赴俄前夕约见本报记者，就与俄国交涉问题发表简短谈话。曾公使强调，他受大清国大皇帝陛下派遣赴俄交涉是为了结中俄之间悬而未决之事，缔结收回伊犁条约，以期达到中俄永久通好之初衷。中国无意与俄国争执或冲突，只求两国相安和好。因伊犁事大，国内臣民呼声急切，希冀俄国大皇帝和政府以中俄友好大局出发，能予谅解和合作。至于欧洲舆论盛传曾公使将作最大让步，以谋求达成最低限度地挽回面子的条约云云，曾公使予以否认……

这则消息删节了曾纪泽给科索洛夫的书面谈话的部分内容，但保留了关键之处。

曾纪泽看罢报纸，虽不很满意，但基本上达到了目的。